

长征地标

天 险

1935年9月，深秋的岷山山脉寒风如刀，万里长征行至最凶险的岔路口。血战湘江的惨烈犹在耳畔，翻越雪山的严寒刻骨铭心，跋涉草地的饥寒尚未消解，中央红军经俄界会议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。这支队伍中仅剩的7000余名信念如钢的将士，背负着中国革命的火种，奔赴北上的生命通道——腊子口。

这座横亘在甘肃南部迭部群山之中的隘口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的生死玄关，更是红军北上抗日、存续革命希望的唯一通道。自古兵家所言的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，用来形容腊子口再贴切不过。两侧百丈悬崖壁立，刀削斧凿般直插云天，飞鸟难越，猿猴愁攀，中间隘口最窄处仅8米宽。唯一通路是一座横跨腊子河的小桥。脚下激流咆哮奔涌，浪涛撞石的轰鸣日夜不息。整条隘口无半点迂回余地，亦无丝毫隐蔽屏障。只要对岸敌军火力全开，千军万马也难越雷池半步。

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以3个团的重兵沿腊子口层层布防，在桥头与山崖修筑起密集的碉堡工事。师主力则屯驻岷县随时增援，形成纵深防御体系，誓将红军围歼于雪山峡谷之间。更凶险的是，周边胡宗南主力、唐淮源第十二师正星夜驰援，身后刘文辉部追兵紧逼，左侧卓尼土司辖区还有上万藏族兵力，共同形成十面埋伏、四面合围的绝杀之势。

生死存亡，系于一隘。先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们在团长黄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，直面腊子口天险绝境，扛起了决定红军命运与革命走向的生死重任。

9月16日，将士们昼夜急行百余里，击溃腊子口外围敌军的阻截，终于抵达腊子口前沿崔古仓村。眼前腊子口的地势与布防，让身经百战的黄开湘与杨成武也瞬间心头沉重。比天险更可怕的，是敌军密不透风的火力布防。敌军依托天险，修筑起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。桥面两端及江岸要道，数十座砖石碉堡一字排开。桥头堡内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，枪口死死对准桥面。百丈悬崖之上，还隐秘修建了无数明暗火力点，居高临下俯瞰整个隘口，形成全覆盖的立体火力封锁网。不过，敌军百密一疏——所有碉堡均未修筑顶盖，山顶完全没有设防。他们笃定这近乎垂直的绝壁绝无攀爬可能，却没想到此处疏漏，最终成了红军破局的关键。

除了火力差异，双方兵力对比同样悬殊。敌军装备精良、弹药充足，还有外援。红四团的战士们却饥寒交迫、伤病缠身，枪支老旧破损，平均每支步枪不足10发子弹，重武器一无所有。他们仅凭轻武器与血肉之躯，直面敌军。

当天下午，红四团率先向腊子口守敌发起进攻。敌军火力凶猛，占据地形优势，我方连续数次冲锋均告失利，出现不小伤亡。当晚，红四团紧急召开作战会议，营连级干部悉数到场，气氛凝重压抑。所有人都清楚，正面硬冲绝无半点胜算，只会造成无谓伤亡。可若不突破，坐等红军的，唯有困死于群山之间。

卓尼土司的抉择

就在黄开湘和杨成武在腊子口前线愁眉不展的时候，100多里外的卓尼土司衙门内，一个男人也在经历着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。

杨积庆是卓尼第19代世袭土司，执掌卓尼地区军政大权多年，手下有3个兵团4000人的正式兵备，并拥有振臂一呼就能发动万余民兵的威望。虽身居西北偏远地区，杨积庆却从未闭目塞听。他在上海、天津等地设有商行，常年订阅全国各地报刊，结交开明人士，始终关注天下时局。而改变他对红军的认知，坚定他帮助红军之心的关键，是进步记者范长江。

就在上个月，范长江抵达卓尼，与杨积庆一见如故，彻夜长谈。他以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，客观还原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真实样貌，讲述了红军长征的轨迹与抗日救国的核心主张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日复一日的虚假污蔑与恶意指黑。自此，杨积庆暗自下定决心，尽己所能为红军提供帮助，哪怕违抗政令、招来杀身之祸，也在所不辞。这份善意与大义，他从未对外声张，始终隐秘行事。

红军抵达崔古仓村的前几日，蒋介石连发

急电，严令杨积庆率全部藏兵开赴岷县、迭部，与鲁大昌部联合设防，“坚壁清野，阻红军于境外，灭红军于境内”。可杨积庆早已抱定初心，一面调兵虚张声势，佯装阻击红军以掩人耳目；一面严令麾下藏兵不得向红军开一枪一炮，为红军让开通行之路。

当红四团饥寒交迫抵达崔古仓村，陷入缺粮绝境之时，杨积庆精准把握时机，密令守仓官杨景华将粮仓仓门全部开锁，率守仓兵丁以躲避红军为名撤入深山，将仓内20万斤小麦与上千斤食盐，全数留给了红军。20万斤粮食，在饥荒战乱的1935年，是名副其实的救命之粮。这是卓尼藏区多年积攒的储备粮，是应对灾荒、维系民生的根基。杨积庆毫无保留、尽数交付，只为让红军将士吃饱肚子、恢复体力，有底气强攻腊子口，打通北上之路。

看着仓库里一袋袋饱满的粮食，连日来靠草根树皮充饥的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。久未沾过粮食的肠胃得到慰藉，长期透支的体力快速恢复。士气随之大涨，绝境中的红军终于迎来了喘息之机。

红军向来纪律严明、秋毫无犯，绝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黄开湘与杨成武亲自下令，清点粮食数量、核算价值。他们在仓板上写下“节约用粮”的告示，并郑重写下红军借条，开具等额苏维埃纸币与部分大洋，由林伯渠加盖印章妥善留存，承诺革命胜利之后，必将如数归还，加倍答谢。

粮草安顿完毕，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尼傲峡天险。可沿途白龙江畔的栈道、多座木桥，早已被国民党军队蓄意炸毁，大队人马与辎重难以通行。杨积庆得知消息后，秘密调集藏族工匠与民众，自带工具、自备干粮，连夜抢修被损毁的栈道与木桥，为红军扫清了行军障碍，铺就了北上的畅通坦途。

桥梁修好，粮草备足，红军将士体力也已恢复。可最大的拦路虎腊子口天险与敌军火力封锁，依旧横亘眼前。杨积庆深谙地形，急红军之所急，又暗中命人给红军送去了几捆绳索，装作当地百姓随手弃置的样子，放置在红四团必经的路旁。这再一次为红军提供了最实用的物质基础与战略保障。

绝壁飞渡破死局

红四团指挥部内，黄开湘与杨成武趴在前沿阵地，对腊子口的地形反复观察，快速定策。他们摒弃必死无疑的正面强攻战术，敲定正面佯攻牵制、侧翼攀岩迂回、前后夹击突袭、智取突破天险的核心作战方案。

战术堪称完美。然而，百丈悬崖湿滑陡峭，稍有不慎便会失足坠崖粉身碎骨，寻常战士根本无力登顶。指挥部内，所有人目光凝重，满心焦灼，气氛紧张到极致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一名身形瘦小的苗族小战士，毛遂自荐请缨出战。

这名小战士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自幼在贵州深山长大，常年爬山采药、打柴谋生，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、绝壁攀爬的过硬本领。自参加红军以来，他跟着部队走过了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，战友们便亲切地给他取了个绰号“云贵川”。

夜里，云贵川自制了竹竿顶端安装铁钩的简易工具向崖顶攀爬。历经3个小时，他终于成功登顶，稳稳站在了敌军后方的制高点上。登顶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固定岩钉、绑紧粗绳，将一条条绳索从山顶垂落至崖底，为后续红军将士攀爬登顶筑牢了安全支点，做好了万全准备。

崖下整装待命的黄开湘与突击敢死队见绳索垂落、通道成型，瞬间士气大振，即刻行动。将士们依次抓牢绳索，脚踩崖壁，稳步向上攀爬，快速就位。夜色掩护之下，整个攀爬行动悄然无声，隐蔽高效，全程未被山下敌军察觉。神不知鬼不觉之间，红军突击精锐全部登顶悬崖，成功迂回到了敌军工事后方的致命要害位置。

神兵天降，腹背受制。敌军至死也未曾料到，自以为固若金汤的腊子口天险，竟会被红军从最不可能突破的悬崖后侧悄然攻破，自己早已深陷红军前后夹击的死局之中。

红军突击敢死队全员居高临下隐蔽埋伏，迅速整理装备、分配弹药、就位布阵，只待总攻信号一响，即刻开火炸堡、突袭破敌。正面红军

决胜腊子口

□陈玉福

主力全线行动，吹响冲锋号，发起声势浩大的正面佯攻。军号嘹亮，杀声震天。正面红军主力佯装全力冲锋、誓死夺桥的姿态，吸引了敌军全部注意力，牢牢牵制了敌军所有火力。

敌军果然中计。他们误以为红军依旧是正面强攻夺隘，毫无防备侧翼后方的隐患。他们当即调集所有碉堡、工事的火力，全部对准桥面。轻重机枪疯狂扫射，手榴弹不断投掷，火力全开死守正面防线。他们丝毫未曾察觉悬崖之上，早已布满红军的突击将士，致命杀机已然高悬头顶。

团长黄开湘一声令下，悬崖顶部的红军突击敢死队即刻发起居高临下的致命突袭。刹那间，山顶上枪声大作，手榴弹齐发，爆炸声震天动地，火光冲天而起。红军将士占据绝对地利优势。一颗颗手榴弹精准投向敌军没有顶盖的碉堡、山顶工事与后方指挥所。敌军猝不及防，前方正面激战正酣，后方山顶阵地失守，腹背受敌。敌军士兵无心再战，弃堡逃命，瞬间阵脚大乱。一座座碉堡接连被毁，一个个火力点彻底报废。苦心经营数月的腊子口立体火力封锁网，顷刻间土崩瓦解。

红四团将士历经生死绝境，饱受饥寒磨砺，此刻个个悍不畏死，奋勇杀敌。他们怀揣誓死北上、护卫革命的坚定信念，以一当十、浴血奋战，一路冲锋、一路推进。激战持续了一夜。国民党死守腊子口的守军全线溃败，所有碉堡工事尽数被毁。天险腊子口被红军成功攻克！

绝境破壁，天险大开。陕甘支队终于摆脱了十面埋伏，跳出了敌军的围追堵截。他们彻底走出雪山草地绝境，踏上了北上抗日、存续革命的光明前路。

博峪事变

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，继续北上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，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腊子口一战，被载入军史，成为长征中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役。

1936年8月，红二、四方面军长征再次到达甘南地区。杨积庆得到消息后，毫不犹豫地又一次伸出援手。他深夜派遣使者，携带亲笔信和刚刚宰杀的新鲜羊只，来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第十二师的驻地，表示慰问和欢迎。他在信里表示红军乃仁义之师，他深为敬佩，如有需要他当尽力相助。他还主动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、互相支持的秘密协议。

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惊讶地发现，当他们路过卓尼土司的辖地时，沿途不但没有人放冷枪，反而经常有藏民主动为他们送水送粮、带路指路。有个红军战士在日记里说，这一带的老百姓对他们特别好，简直是亲人一样。他们后来才知道是杨积庆在暗中关照。

杨积庆还用各种方式收容和掩护流落的红军伤病员。他把一些掉队的红军战士藏在崔古仓村的粮仓里，派人送吃送药。他又通过自己的关系，把一些红军战士安排到藏民家中养伤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经杨积庆救助的红军落难将士不下百人。这段历史至今仍在迭部一带流传。

然而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杨积庆援助红军的事情，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方面察到了。

鲁大昌在腊子口惨败后，一直耿耿于怀。他先是把责任推给手下，说是部队作战不力；后来又说是地形太险，非战之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开始怀疑杨积庆。鲁大昌派人暗中调查，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，但种种迹象都指向杨积庆的暗中帮助。鲁大昌恨得咬牙切齿。如果打赢了腊子口，那他鲁大昌升官发财便指日可待。但这一切，都被杨积庆毁了。甩锅，必须甩锅。鲁大昌开始在报告中把腊子口战败的责任往杨积庆身上推，说他“开仓济敌”“按兵不动”。

1937年8月25日，鲁大昌精心策划了“博峪事变”。他买通杨积庆手下的一名叛徒——姬从周。姬从周早就对杨积庆心怀不满，收了鲁大昌的钱财后，主动提供了土司衙门的内部情况和防卫部署。

那一天深夜，鲁大昌派遣其心腹率领精兵，以“剿匪”为名，潜入卓尼博峪村。在姬从周的内应下，他们突袭了土司衙门。杨积庆被枪声惊醒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叛徒已经带人冲进了他的卧室。此次事变中，杨积庆和他的长子杨琨等多位家属罹难。杨积庆的财产被洗劫一空，土司衙门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毁，沦为一片焦土。



腊子口战役纪念碑



腊子口今貌

这次援助红军、救万民于水火的藏族土司，牺牲时年仅48岁。

红军北上途中，杨积庆没有开过一枪，没有打过一炮，却用20万斤粮食、几座修复的桥梁、几捆绳索和无声的道义，帮助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军。他的牺牲，是那个黑暗年代里无数默默付出者的缩影。

事实证明，历史是公正的。杨积庆的血不会白流。

不朽鱼水情

1994年10月，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。杨成武将军得知消息后，亲笔题写了“杨积庆烈士之墓”七个大字，派人送到了卓尼。杨将军在信中说，没有杨土司当年的帮助，就没有腊子口的胜利，红军永远感念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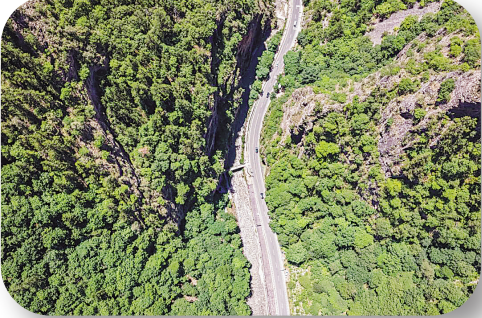
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在腊子河畔，碑高9.16米，寓意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克腊子口。碑宽2.5米，象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征程。纪念碑正面刻着杨成武将军题写的碑名，背面镌刻着腊子口战役的碑文。碑座四周青山环绕，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英灵们。

在卓尼县杨土司革命纪念馆里，陈列着当年的借条复印件、银元残片、攀登用的绳索残段，以及杨积庆生前用过的照相机和书籍。讲解员指着墙上的照片，讲述着杨土司和范长江的合影、当年修栈道用的工具……

纪念馆的墙上，写着杨积庆的座右铭：“济群众，利民生。”这六个字，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他思想进步，勇于接受新事物，敬佩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。这份情义穿越时空，至今仍在甘南大地传颂。

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历史拐点之一。没有这一战役的胜利，中央红军就无法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，中国革命的进程或许会被改写。而杨积庆土司在关键时刻的暗中相助，为这场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持和道义力量。

那位名叫“云贵川”的苗族小战士，在腊子口战役后继续跟随部队北上，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山西前线，牺牲时年仅17岁。没有人



位于群山夹缝中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天险腊子口



杨土司革命纪念馆中的仿铜浮雕《抢修栈道》

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，他的家乡在哪里，他的亲人是否还在等他。但他代表的是无数无名英雄——他们用绳索、用血肉、用信仰，在绝壁上开辟了一条生路。

长征的硝烟散去已经九十年了，红军的故事却历久弥新。这是一段关于良知与抉择、牺牲与信仰的传奇。今天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，回顾这段历史，正是为了铭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鱼水情义，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。卓尼的雪峰依然巍峨，腊子河依然奔流不息。杨积庆土司的英灵，和那些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一起，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。他们的故事，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，代代流传。

原上草

藏先家书